

我是江南人。江南是多河多桥、多雨多伞的地方。然而我相信,比起其他的南方人,我也许更亲近雨水,了解雨水,更多地接受了雨水的沐浴,因为和我朝夕相处了32年的妻子,她的名字叫“小雨”。

雨,是透明的,“一滴,一滴……”单纯加单纯”。小雨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,但她的心始终透明澄澈,纯净得像个孩子。每天上班,她总会在接她的车前驻足片刻,使劲掂一掂塞满文件和诗稿的大书包,伸进半条胳膊去,在包底掏啊掏,抓出满满一把猫粮,弯身撒向院子里等在矮灌木丛下的几只胖胖的流浪猫,然后躬身进车,略带歉意地对司机说:“走吧,别迟到了。”在小动物面前,她就是个大孩子,总是满怀深情和怜爱。一天下班,她路过一个垃圾箱,听到有小鸟在叫,她走过去,心疼地把小鸟抱了出来,保护了一晚上。第二天,她才把小鸟送到一个鸡窝里。有一次,她看见附近的孩子上完生物课,要扔掉一条观察用的金鱼,便捡了回来。想要把它放生,又怕北方的河水太冷,于是先把它养了。后来,终于等来一个偶然的时机,她把金鱼从北京带去杭州西湖放生。由于这份爱,逛菜市场对她来说是一种享受,那里有她太多的伙伴,新鲜的时令蔬菜叫她惊喜,各种动物让她怜爱……她常常会和这些生灵说悄悄话。一次,她一路呢喃着从菜市场回家,却把刚会走路的女儿落在菜市的鸡笼旁……

即便是病痛袭来,她已经知道自己病重,却依然童心未泯,依然如故地想着、呵护着那些小生命。住院期间,她每天要藏起小半碗米饭。等晚上病房灭灯了,她悄悄溜出病房,来到护士台前的金鱼池旁,蹲下身撒出一把饭粒,笑眯眯地看着金鱼来争食。早上5点来钟天不亮,窗外大槐树上的麻雀唧唧喳喳地叫起来,她爬起身,推开窗,将全部米饭撒出去,说:“到处是水泥石头,小麻雀去哪里找吃的呀?”于是,那些被人们忽略的最细小、最微不足道的生命和事物都涌到了她的诗行里:鸽子、燕子、热带鱼、东方螺、向日葵、糖棕榈、含羞草、椰子、橄榄、沙子、盐……她这样礼赞一个画家笔下的动物:“他的小狐狸还在睡觉/他的小狗还在看门/他的小公鸡刚学会唱歌/他的小老虎却永远不咬人/呵,朋友是多么可亲”。从这些诗句里,我们可以体悟到,这些默默无闻的、弱小卑微的事物也同样拥有生命的尊严和令人震撼的灵魂:“路边遗落的盐/踩在脚下的盐……/人和牛全都朝你低下头来/在生活的最深处/永远是盐”。

行走

漂移的山脉

□简平

我没有在太行山脉跟前站立过,我只是无数次地在飞机上掠过,从万米高空看下去,它蜿蜒绵宕,遒劲而苍凉。于是,我想象中面对面的太行山脉,是光秃秃、野茫茫的一派灰色,山势莽然,但却没有风景可言,美丽的山景都让别的为人熟识的山脉给占了。可是,当我真的站立在太行山脉面前,我却被它的美妙风景镇住了。

太行山脉绵延400多公里,我站定的地方是在河南林州,我所看到的是太行大峡谷。大峡谷南北长100华里,东西宽2.5华里,海拔800—1739米,境内断崖高起,群峰峥嵘,台壁交错,苍溪水湍,流瀑四挂,真正是姿态万千。恍惚间,我感觉黄山、泰山、华山、峨眉山等在这一刻都漂移过来了,或秀丽,或巍峨,或险峻,或禅境,应有尽有。原来,一座山脉总是会有风景的,而且它的气势就在揽尽天下,即使灰秃之处,或许也隐匿着什么,可以让有心之人去发现。有些山脉名不见经传,看似无胜无奇,可在某一段却是豁然洞开,美景当前。我想,山神们个个都是仙人,原也四处漂移、常常会聚的。

事实上,太行山本身正是呈现漂移的地质运动的产物。在6亿年以前,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,经过频繁的地壳活动,海水漂移而去,山脉逐渐隆起。据地质学家考证,发生在距今6500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,使这片地域强烈隆升,经过数百万年的千锤百炼,太行山脉终于产生。我无法跟上地质学家的节奏,因为我无法想象这些动辄亿万万的计数,我只是站在太行大峡谷的边上,感受那些神秘诡异却浩瀚壮阔的漂移。山与海漂移着互换,天和地漂移着颠倒,而人与人则漂移着擦肩而过。

在太行大峡谷,我步履漂移地看景,景景相连,如同徐徐拉开的山水长卷。桃花谷是一条曲折的谷中之谷,沿谷流下的溪水跌落成瀑,瀑落成潭,秀美清丽。太极冰山让登临者眼前一亮,寒光凛冽,据说即使盛夏酷暑,山窟之中仍可见块块寒冰;而三九严寒之时,山窟洞口却可见桃花初绽。太行平湖是太行山水的灵动之处,湖畔青山叠翠,水面波光粼粼,太行山雄伟的山姿倒映于温柔的水中。最让我惊叹的是王相岩,东临溪水,西依悬崖,左右两侧峭壁环绕,形成了一个闭合性极强的围谷,与朱仙峰相迥,暗合中国古代风水学“左青龙、右白虎、前朱雀、后玄武”的理想模式。据史书记载,商代国王武丁和奴隶出身的宰相傅说都曾在此居住过。武丁少年时被父亲送往商都西部的林虑山和奴隶在一起劳作和生活,他与奴隶傅说成做朋友。武丁继承王位后,拜傅说为宰相,傅说竭尽文韬武略之才能,辅佐武丁治理天下,使商王朝达到空前发展,史称“武丁中兴”。这便是王相岩之得名。

正当我沉迷于远古往事,忽地,就像大卫·科波菲尔的隐形魔木一样,眼前的王相岩豁然消失了。原来,我是在大雨中来到这里的,瓢泼的雨在巨大的围谷形成弥漫的雨幕,所有的一切在雨的遮掩下漂移而去,悬崖峭壁不复存在,让人生出一种“无存在感”,并因无存而无惧。现在,我站在空茫的雨,想到那太极冰山本身就是传说中盘古开天地的遗迹,日月星辰、山川河流都是无中生有的创造,漂移来漂移去,绵绵不息。天地如此,文学和艺术不复斯耳?

润诗细无声

□高鉴

小雨疼爱着当下的生灵,也关注着远古的情感。近些年,她酷爱收藏古董,年年订阅《收藏快报》,请教收藏名家,瓶瓶罐罐、瓦片古币塞满了房间。她收古董,完全不是为了增值获利,她不关心这些,而是有她独特的喜好和乐趣。有一次,她捧回一只绿松石的小象,兴高采烈地给爸爸看。爸爸一迭声说:“我不懂。”小雨说:“我是问你,小象在想什么哪?”这个问题勾起爸爸的兴趣,60岁的女儿和90岁的父亲头挨头,在灯光下细细地端详起来,它在想念南方的家吗?她望着从各处拾来的瓦片瓶罐,隔着苍茫的时空和它们对话,倾听它们传来远古的声音,仿佛自己也回到了千百年前的远古时代。她说:“历史简单得如一本四页的书/要我破译那上面/密码般的残迹了”。对古物的这种特殊感受和对生活中美的发现,都反映到她的诗歌之中。在西安半坡她看到一只古陶罐,透过粗粝的陶土,触摸到一根律动的生命线,于是她写道:“据说/第一只陶罐是女人做的/因此,她塑一条/隆起的陶罐的曲线/朴拙而安详地立于/万古苍凉之上……一条有孕的曲线/一个婴儿在腹内蠕动”。这些爱好大大丰富了她的精神生活和艺术世界,激发着她对美、对未来的理解和渴望。

雨,是有灵性的。她这样说:“哪怕是一个最原始的微生物/只要是有生命的/那就是创造……”在她眼里,万物都是有灵性的、有良知的,因而本质上都是善良的,我习惯了她常常和不同的小生灵说话,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,在病中,她竟然和正在吞噬着自己生命的癌细胞在说悄悄话!有一次我看见她拍着自己的腹部,柔声细语地说道:“小癌癌,你要对我好点噢!”她似乎相信癌细胞也是有良知的,它似乎在暗地里与她达成了某种妥协。病情出现转机,她高兴极了,对治疗充满了信心。她打升白针,全身骨头疼,彻夜难眠,我给她按摩。有时她会打断我:“嘘——轻点,别把小癌癌吵醒了。”这些深夜私语,震颤我的灵魂。这是怎样一颗透明善良的心啊,她不知仇恨为何物,自然界的风刀霜剑、人世间的利害纷争,在她的眼里,云过无痕。这是一颗太过纯净的心,正如她自己在诗中所说:“我的名字是一片透明的颜色。”

雨,是诗意的。小雨自幼阅读着父亲的诗歌长大,一生与诗歌结伴。八九岁的时候,她在部队当卫生员,经常进山采药。采药时住在老乡家里,条件很艰苦。但她却觉得,在山上把自己的生命和大自然融为一体,艰辛却非常快乐。从大自然中汲取的灵感,自然而然地在她的笔端流动起来。

小雨的心灵是开放的,她有着十分敏锐的洞察力和辨析力。在创作中,她从不满足已有的诗歌艺术表现方式,而愿意去做新的探求。她在继承我国古典诗歌艺术传统的同时,认真研究西方不同时期、不同流派的作品,融会贯通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。1980年2月,她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组诗《海南情思(四首)》成为全国范围的“朦胧诗”大讨论的触发点之一。进入新世纪后,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,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,这自然影响到文学的写作。在自发表来稿中,她间或读到打工青年寄来的诗,敏锐地感觉到这是现实生活催生出来的一个新的诗歌群落,在火热的劳动中,他们以眼泪、汗水和欢笑创造了崭新的诗句,发出了当前中国一线建设者的真实声音。她便组织其中的优秀诗人参加“青春诗会”,将他们作为一个重要的写作群体在《诗刊》醒目推出,扩大其影响。

在近40年的诗歌编辑工作中,她把自己的生命完全融入了一代代年轻诗人的成长之中。她一生与各式各样的稿件相伴,不仅在编辑部,即使出差,在箱子里装的不是衣物,而是待审的诗稿。在家里,她的床永远被稿件淹没,自由来稿、一审稿、二审稿、评奖稿、评论稿……她睡在一沓沓的稿件中,几乎每天晚上阅稿至一两点,开灯而眠,抱着稿件睡去,醒了再看……床单、被套、枕巾上到处是一团团墨水渲染的印痕,我早就想把它们钉入镜框,当作一幅抽象画挂在床头。最后的日子里,她还把诗稿带进了病房,一捆一捆,床上床下……她第一次化疗,正值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奖,会期与疗程完全重合。她知道海量的阅读量,使得评审工作不可能临时换将。经她要求,医院破例为她晚上治疗,吊针从晚上9点钟挂到凌晨三四点,拔下针头,稍闭会儿眼,

便又匆匆赶往西山开会……医生护士问她,你住院干嘛来了?

每每看到好的稿子,尤其是新人的稿子,她总是异常兴奋。在她的心里,只有诗,只要诗好,没有其他。于是,她跟一代代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们结伴了,跟一个又一个生活在底层奋发写作的青年乃至少年朋友们结伴了,无论在她主编《诗刊》时的还是编选一本本“年度诗选”时,她热情积极地推介他们,为他们荐稿,介绍他们出版诗集。

诗歌是圣洁的。面对诗歌的美,人世间的磕磕碰碰都不值一提。她的心始终沐浴在善良美好之中,总是阳光灿烂。在我们的病房里,没有眼泪,没有沮丧;我们回忆,我们唱歌,我们幻想,我们读诗。最好听的是小雨唱儿歌的声音:“嘎嘎嘎白胖鸭,一摇一摆走回家,走到门口叫妈妈,妈妈妈妈我回来啦——”唱罢,她笑起来说:“真奇怪,小鸭子为什么不到家里去喊妈妈呢?真好玩,嘻嘻嘻——”好像自己就是鸭子家族中的一员。病房飘出的歌声和笑声引起了人们的好奇,许多病友前来探访,有牧民、工程师、教师、会计,还有护士……有的年轻医生也来借文学刊物。看到小雨满床的诗稿,他们就要听她讲诗,小小的病房一时间成了一个诗歌沙龙。那些备受病痛折磨的灵魂沐浴在诗的光芒下,忘却了冰冷的医疗器械,寻觅到难得的安宁。

在治疗中,她数管插身,却仍然幻想着和我一起非洲看草原和动物,仍然兴致勃勃地背诵着最近写的关于李清照的诗章,为其中的某些诗句得意洋洋。直到呼吸有些急促,舌根有些僵硬,她仍然没有想到死神已经临近。在临终昏迷前,她说话困难,却仍然用眼神和微笑跟我和女儿开玩笑,执拗地享受着人间的亲情。她的目光穿透她的心,轻柔地抚摸着我的灵魂;而我的灵魂亦裸着沐浴在清澈晶莹的雨幕之中,婴儿般享受着诗性光辉的洗礼。

她走了,走得太过匆忙!没有告别,没有亲吻,没有一滴眼泪。生活对于她太过美好,没有时间悲伤;生命对她太过短暂,来不及悲伤。她在《小雨》一诗中写道:

雨水消逝了,星星在闪烁。
只有大地会留下一个悠长的记忆,
一片成熟的庄稼,
遍地金红的野果。
这时,人们会望着深远的辽阔沉思,
说:看这怀抱中的一切吧,
它曾给予我们很多、很多……

纪念

小雨去世,令人痛惜。

记念她的好,珍惜她的好,保存她的好。

她是一位经常提一袋沉重的诗稿往返家和单位的诗歌编辑,一位常年肯把个人的时间消磨于工作、把自己的创造性才华消融于刊物和作者的诗人。她的鉴赏和批评总能落在实处,她对诗歌的内部建筑渐得从容刀功,对诗性意识的认知越来越有自觉的考量,与诗结伴,来去匆匆,不言苦寒,埋头走路的时候尽藏着诗这件事……粗枝大叶的小雨,在大小不等的场合,又能展现出不经意的教养;一位生活在新时代过着没法再老的老式生活,读着旧诗新诗外国译诗、写着与众不同的灵慧诗章的女子,除了剔除杂芜、端详她的美好,我们能做什么呢?

小雨是朴素的,愿意亲力亲为,把个人在生活方面的消耗降到最低限度。这些方面,说不上什么,她愿意在习惯的秩序里生活。她的心能感知到好的东西,这是她的重地,光明照亮她的额头,牵引干涩的、略显老态的她不知疲倦地上路。如果没有来自个人或其他方面的干扰,她把目光放到根本的地方,心力和觉悟力相互映照,揣摩到事物深处,体味事物的本质——人的灵魂底下,里边那些阴暗叠韵,那时候,她的感觉和智性异常敏捷、锐利、柔和、妥帖,而她出色的语言文字能力,从不离地、离心、离人,它们随时随她有力托举出她心底的声音,质感含蓄、湿润,意象深邃。

她的诗评和她的诗,都好。她的诗好,人们熟识已久;她的诗评好,很多人亦存有印象。从杂草丛中,尖锐而深刻地显现她的顽强、具有韧性、艺术质感绝妙的捕捉能力,她深刻、细致而又舒缓的诗性涵养浸染她的诗评。不可回避她有勉力而为的时候,我是说,不受干扰的时候,她和诗,诗和她,是纯粹的、远博的。听小雨谈诗,她眼睛落到诗的实处以后所传达的诗的光明魔力,是享受。我在诗刊社工作将近4年,从诗歌获得很多滋养,学习到很多东西,其中即有从小雨的工作、她和诗的关系里学习到的东西。不拘日子长短,我内心犹存感激和怀念。

小雨勤奋而不遗余力为诗歌倾力躬躬,全力以赴,常常忘记照料自己,更谈不上哪怕多一点的铺张、享受。她活得简陋、粗糙,把款待自己舒适一点地活着的要求放逐到远处,放逐到不太能看见的地方。她那么生活着、工作着、损耗着,停不下来。遗憾就那样伴随她,走过64年。不算长,唉,时间在她跟前,永远停滞下来,不往前走了。

从工作中、从诗歌中感受到,小雨本质上是自然、自觉的诗人、好诗人,好诗评家,好诗歌编辑家。好到被她粗糙的活着那种漫漫过程忽略,被淹没了她的粗糙的日常性忽略,被她有时候打着马虎眼的上心不上心的行走方式忽略。但时间以它自身的客观能量积攒下一个人的重要质性,她对于诗歌的职守和贡献,她给予诗歌的清醒关注和勤恳建设,她尝试发掘和维护的诗歌从粗糙日子往外生长的力气和理由……她能够探望到的诗的本质所系所向,她能够点拨的诗性灯火温暖、照耀了人心的真实记录,她扶助诗人发现自己、迈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步伐的不懈努力,她因诗歌、因心向美好,而同自己内心里的麻烦长期作战的挣扎,最终灵魂跃升上方的对于众生的启示、帮助和鼓励……我们因之铭记小雨,李小雨,李老师,谢谢您。你,与诗同在。

小雨,尽得安宁。愿你安息、永驻。

愿人们能够从悲伤中出落、生长。



席林杰小镇

庞 晷/图文

在土耳其的第五天,我们从地中海畔的安塔利亚前往爱琴海边的度假胜地库萨达斯,途经一个山中小镇——有“小番红花城”之称的席林杰。在土耳其,一路看的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城、古文明遗迹,给人以沧桑、厚重之感,而这座小镇,却让人感到是那样恬静和温馨——高高低低、蜿蜒的石板小路,粉墙红瓦、错落的半山民居,墙头上堆着的柴火垛和种在红泥瓦罐里的小草花,都以一帧帧印象画派的风俗画;街边那一个个自酿果酒、果茶的小店,卖各色手工艺品的小摊和制作橄榄油橄榄皂的小作坊,以及午后阳光里那慵懒的黑猫,都令人驻足流连。

信步走进一家小酒店,木制酒架上摆满一瓶瓶樱桃酒、桑基酒、葡萄酒、杏子酒和苹果酒,好客的店主端上一杯杯果酒请客人品尝。酒香浓郁,酒味酸甜,让最不喜酒的人也忍不住要喝上一口;品过美酒,忍不住还要买上两瓶,留待晚上在爱琴海边的宾馆里,伴着徐徐下落的夕阳,听着大海的涛声再喝上一杯。店主用特制的麻布袋把客人挑

好的瓶装装起,待他们游览一圈回来再取。小镇上的人诚信无欺,不会做假。

席林杰小镇,让我想起曾去过的中国古镇——四川的阆中、陕西的华阳、浙江的乌镇、江西的里坑和福建的云水谣……虽然地域不同,风俗迥异,但有一点是共同的:它们都是那样天然、淳朴和宁静,保持着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原始特色,那是一种人类的欲望还没被工商业催化和膨胀时的生存状态。

当然,像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一样,人们都向往着“更高、更快、更强”。在这样的发展欲望下,现代大都市生活之舒适、便捷和高速,是远非过去时代的人们所能想象的。但是,当人们在强压力高速度之下感到喘不过气来时,蓦然回首就会发现,那些诗意和美,仍然存在过去那优哉游哉的慢生活里。于是大都市的人们,又络绎不绝如过江之鲫般地踏上探访古镇之旅,去寻找放松心灵的伊甸园。



郭亮村巧遇申壮士

□王慧琪

开凿出的720级台阶所组成,被称为“天梯”。羊肠陡峭,仅容一人通行,且无任何防护措施,危险程度可想而知。村里养的牛、羊、猪,是在幼崽时从山下攀着“天梯”将其抱上来的,养大后若想卖到外村,得绕上30多里山路才能转下山去。平日里村民们觉得一点山货,踏着“天梯”背下山去换些生活日用品上来。据说山下的姑娘打死也不肯嫁到这里来,不少好端端的男娃只能打光棍。这样的情景持续到1972年,才被当时的一批郭亮人做了历史性的修改。

我在景区提供进村的中巴车上,竟巧遇了“十三壮士”之一的申春福老人。年近七旬的他给我讲述了早年的一些故事。决定开山的那一年他27岁,当时村子还叫大队,有6个生产队,每队抽调2名精壮青年,

组成了一支12人的开山突击队;另配一名炊事员负责烧饭。都听过愚公移山的传说,而他们是真刀真枪地干了。太行山峭壁属矿物质沉积岩,硬度达8.3级。13条汉子用了整整5年,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,硬是靠钢钎一锤一锤地凿出了一条宽6米高4米长达1250米的穿山挂壁公路。5年里,8磅重的铁锤打烂4000多个,打秃了的钢钎重12吨,从隧道里运出去的石渣达2.6万立方米。全村老少参与了这场石渣搬运的大战,用手搬,用筐抬,用篮挑,几乎是人人肩头磨出茧子,手指扒出鲜血。当时的突击队长、30岁的王怀堂在一次施工中不幸摔入谷底,为开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1977年5月1日,郭亮村人终于听到了山下传来的第一声车笛。导演谢晋为拍

《清凉寺钟声》上郭亮,之后有近40部影视剧在这里拍摄外景。而它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,是近几年的事。“五一”那几日,火到一天内有一两万人进村子。申壮士很热情地领着我在村里走了几个点,还去了他家中看了看。老人一直住在祖辈留下的石屋里,环顾四壁真没几件像样的东西,看着颇让人心酸。他说当年开山的“十三壮士”如今只剩下3个,有两个在村里扫地,他则在家门口摆了个地摊,和老伴卖卖山货。核桃、柿饼、木耳、山楂、花椒什么的,都是从山里弄来的。毕竟快70岁的人了,老胳膊老腿,他说树也爬不动了,只能在下面随便捡点。照理说他是开山辟路的大功臣,那么多慕名而来的人大都是因了这条神奇的通道。我问他县里乡里是不是每年会发一些津贴?他笑着说,没有啦,我全凭这双手吃饭。盯着那双苍老而粗糙不堪的手我凝视了许久,有一种愧对壮士的歉疚在心田漫溢。与我同行的太太差点就流泪了,她同我耳语了几句,而后在他的摊前结实实地买走了一批山货。

讲述

从南京驱车800公里,经商丘、开封、新乡,而达辉县所辖的郭亮村。早先车子是可以开上去的,去年底由当地旅游部门设了卡,将几处相邻的景区围起来,这样好向游客收取价格不菲的门票。郭亮村是一个纯粹的石头村落,位于海拔1700米的南太行悬崖之上,三面环山,一面临崖,这使得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。村民大多姓申,申族于元末时在南京为官,明初朱元璋将申氏家族发配至青海劳役,押送途中在山西逃脱,一小部分人躲进了莽莽太行,之后便隐居于这近乎绝境郭亮村里。600多年来,无论遭遇怎样的灾变,申氏后人始终遵循祖训,固守于此而至死不渝。

都说蜀道难,这里比蜀道难百倍。村人出入的一条道,是在90度竖起的石崖上